

作品：打撈者 得獎者：蔡昀臻

蔡昀臻，一九七四年生，曾經名為蔡淑華、岳深。政治大學中文系碩士班畢業。先後從事出版社、報社、雜誌社編輯工作。性格懶散卻從未學會優閒。最大的幻想，是能過著晨起慢跑、夜裡熟眠的生活。

得獎感言：

時間流速愈來愈快。突然就老了。也許是害怕自己遲早被漂帶到茫茫未知的大海，總試圖攀抓沿岸的岬角與枝桠，總慢吞吞寫著一點什麼。即使自覺能把握住的，永遠只是殘斷碎片。

以徒勞抵禦徒勞的一場旅途，能獲得鼓勵，除了謝謝評審、催生者S，也感激所有曾經給過我愛與不愛、陽光與雨水的人們。



打撈者

又是睡眠中斷。入睡後，未曾稍歇的紊亂思緒，就像不斷襲擊擋風玻璃的暴雨，啪答啪答，一次猛烈過一次，直到將自己驟然炸醒。

摸索枕邊的手機，闖黑中就著幽光，查看夜的刻度。周圍靜死，只有自身與手機發出的按鍵聲，是各自宇宙裡僅有的活物。

是的，手機裡埋伏著另一個宇宙。像一泓深邃無底的湖，盛著已漫漶的記憶。

點進通訊錄，一個名字、一個號碼逡巡，的的的，的的的，幾枚醒目亮耳的新成員，一些還牽繫著的親人、摯友、同業，但更多更多，是已數年不曾撥打亦從未閃現在來電顯示上的僵冷符號。這些名字，也曾經簇新動人，然而時間漸漸鏽蝕了乏人問津的他們，一個個顯得灰敗如土。

許是出於莫名的不安全感，懷著「總有一天會用得上的」想頭，除了那些誓死不再有任何瓜葛的故舊戀人，我甚少大氣魄地刪汰電話簿。尤其近年來，倚賴手機通訊錄漸深，輕易操作的內建功能，早已讓宇宙大爆炸，更遑論是今昔顛亂、龍蛇雜處。

如此暗夜，似點兵、更像數墓的一一清查電話簿，不免往事湧動，宛如傳說中臨死之人，腦海中倒帶播放起一生的喧鬧與孤寂，愛，與痛。

電話簿，原來是一部自己才看得懂的默片。每個名字號碼是一則隱喻、一塊身世的碎片。我耽溺電話簿是如此簡化的形式，卻寫滿了等待解讀的摩斯密碼。

電話簿同時也是一部個人小史。最記得純稚年代買過一種軟磁鐵電話簿，從街上的書局蒐來的。名片大小，前後兩片磁鐵若即若離地黏附著，輕輕扳開，是層疊反覆的一串拉頁。軟殼上塗著粉紅嫩黃水藍翠綠，內頁則是完全悖離實用性的密麻小格。

相比之下，當時的家用電話簿便顯得拘謹穩重。靛藍與深木色的塑膠外殼，像平面梯田一般的內頁櫛次鱗比排列著。父親依通訊人的性質類歸成兩大本，每隔兩三年便重謄一遍，而且欽定由寫了一手好硬筆字的大姊執筆，父親尚且在旁坐鎮監看。家用電話簿是織起生活網絡的那只梭子，是浮沉於世的一家子扔繫往岸邊的繩索，自然輕忽不得。

後來，那個逛書局的小女孩也漸漸搆上現實的邊角。尤其離開小鎮、負笈遠地求學後，電話簿讓她覺得自己變成一個有「過去」的人了。這時柔焦褪去，所選用的本子，講究的是版面眉目清楚，欄位疏密得宜，妥貼適手。一直到人手一機的年代，突然就毫無預警地直逼而來。

但無論時代怎麼翻轉，我知道自己都還是個不忍拋捨的拾荒者，並打從心底相信，那些流蕩在無垠宇宙的姓名電話，其實都在等著我，等我哪一天突然鼓起勇氣，將他們自湖裡打撈而起。尤其在這樣失魂悵惘得只想找一個人說說話的失眠夜裡。

評審意見

潛入記憶湖底

◎張瑞芬

從現代生活的小片段切入，暗夜裡手機閃爍的號碼，正如浮沉星夜中的摩斯密碼，或汪洋大海中滅頂的遺骸。「打撈者」這徒勞無功又茫茫無靠的意象，於焉突顯。

本文將都會生活中緊密又疏離的人際關係，對照農業社會古早生活的審慎簡約，層次感特具。無論「打撈」、「拾荒」或「撿骨」，在記憶乾涸的湖底，像史前怪獸的，除了那些渙漫的密碼，還有喃喃自語如看身世默片的自己。全文緊扣題旨，一氣直下，全無冗贅，構思與精準度極佳。